

殘童一年廿萬誰來養

廣東民工不堪重負 盼民間慈善相助

開設了50天的廣州「棄嬰島」終於不負重荷，暫時關閉了接受棄嬰的功能。即便如此，仍然不斷有人從各地趕來，希望把自己無力救治的孩子丟棄於此。在「棄嬰島」停止運行一個禮拜之後，本報記者遇到了一對準備丟棄孩子的夫妻。他們3歲的兒子患有嚴重的血友病，估計每年僅用在治病的花費就需20萬元，令一家人不堪負荷。過去一年半，耗盡積蓄治療未果之後，他們把廣州「棄嬰島」視作最後一根救命稻草。對此，受訪的專家呼籲，政府應攜手民間組織力量，共同面對和解決棄嬰問題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添翼、帥誠、徐悅
實習生 陳牧洲 廣州報道

專家支招 冀解困局

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、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向本報記者表示，「嬰兒安全島方法、方向是對的，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措施」。他認為，兒童福利院照料棄嬰的行為要普及，嬰兒安全島要小型化、普及化，分散到社區，形成網絡和體系。對於廣州嬰兒安全島而言，只有周邊城市紛紛建立嬰兒安全島來分擔這一壓力，廣州嬰兒安全島或許才能達到重新開放的條件。

增重病童補助

王振耀表示，目前政府對病殘兒童的救助不盡人意，問題出在制度設計上。在他看來，中國已經完全具備普及嬰兒安全島的經濟條件，政府應該對制度進行調整，將更多資金用於病殘兒童的救助。

王振耀呼籲，政府應設立大病兒童、重殘兒童津貼，為家庭提供一定補助。他說：「把錢花在家庭，能讓大病兒童受到更好的照顧，這是更合理、更科學也更人道的保障方式。」

突破戶籍桎梏

在廣東省社工協會副會長關冬生看來，社工體系可以作為整個社會救助機制的很好補充，社工不僅可以為家庭提供情緒疏導，還可以搭建起幫助者與受助者之間交流的平台，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求適合的、可資助的資源。

關冬生希望未來戶籍制度得到調整，使得非戶籍人口可以享受更多公共服務。「目前公共服務逐漸對非戶籍人口開放，比如異地買社保、異地看病，這都突破了原先戶籍制度障礙。」

關冬生說：「理論上講，即便非戶籍人口，只要繳納社保就意味着對當地做出貢獻，享受公共服務是一種應當的回饋，嬰兒島引起的廣泛關注可促成這方面的思考。」

強制免費孕檢

也有專家建議，為了最大限度避免新生兒缺陷，國家層面應該制定最基本的孕檢項目，推行「免費的強制孕檢」。尤其從殘疾嬰兒多出自貧困家庭來看，免費的強制孕檢，對這些家庭尤為重要。



■醫生正在給牟源抽血檢查。

在被各種宣傳牌嚴密遮擋的廣州「棄嬰島」前，本報記者遇到了剛從廣東中山趕來的牟倫華夫妻。接受附近巡邏保安盤問時，牟倫華才得知，他們寄予厚望的廣州「棄嬰島」已關閉一周了。他準備丟棄的3歲兒子，仍埋頭在媽媽的懷裡熟睡。

兒患血友病 家負7萬債

記者注意到，這個名叫牟源的3歲男童，頭上的巨大疤痕，在夜裡顯得尤為讓人揪心。牟倫華告訴記者，牟源是家中的第三個孩子，一歲半時，因意外摔傷頭部後出現抽筋現象，去年12月在中山博愛醫院檢查出腦部有淤血，並患有血友病。清淤的開顱手術，令牟源失去了幾乎半個頭蓋骨，而隨後的輾轉治療，也花光了牟家的全部積蓄，並欠下了7萬左右的外債。

此外，牟源19歲的哥哥，下肢重度肌萎縮，喪失基本勞動能力，每月需要千餘元的基本藥物維持，12歲的姐姐正上六年級。

原籍重慶的牟倫華，一直在廣東中山打工。全家五口，靠他一個人在建築工地上做地盤工，每月三到四千元的收入，讓這個家維持最基本的生計，都顯得困頓不已。

在跟記者交談中，「實在是沒辦法了」這句話，不斷重複出現在牟倫華的描述中，而講到「棄嬰島」時，他極為小心地表述為「愛嬰島」，並且音調也總會低下去。

得知廣州「棄嬰島」已經暫停運行，站在茫茫夜色裡，牟倫華和妻子忽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醫院開「綠色通道」

3月25日，本報記者嘗試着從官方及民間兩條渠道，為3歲的病童尋求幫助。民政部門得到的回饋是，廣州目前的相關救助政策，並不適用與外地戶籍的情況，並建議，此類情況應向當地民政部門和民間慈善機構反映。隨後，記者又帶着這一家三口，先後趕到了廣東恤孤助學促進會（簡稱恤孤會）、廣東獅子會和北達博雅社會

工作資源中心等社會組織，希望能得到幫助。

與此同時，記者聯繫了南方醫院，為牟源做了進一步檢查。負責醫生告訴記者，孩子顱內有再次出血的跡象，隨時會有生命危險，要求其立即住院用藥。儘管牟倫華夫妻身無分文，院方還是立即開通「綠色通道」，辦理了入院手續。但院方也坦言，能幫助牟源度過危險期的藥物「凝血因子」，屬於特需藥物，價格較為昂貴，每天僅針劑費用就達千元，並且需要到外面藥店購買，所以需要盡快想辦法找到這筆救命錢。

記者注意到，所有機構的救助流程中，都需要牟先生提供家庭的「貧困證明」，但由於此前有超生罰款未交，當地政府稱無法為其辦理相關證明。救助也因此一度陷入僵局。另外一邊，牟源的顱內壓還在持續升高，右邊身體出現偏癱症狀，已經兩天沒有進食。

求助社會組織現轉機

而隨着廣州本土社會組織不斷介入，對險些成為棄嬰男童的救助，也開始出現轉機。

3月26日，從獅子會得到消息的廣州碧心基金發起人劉任能，和獅子會工作人員一起到醫院探訪了牟源一家，並登記了相關資料。當晚，碧心基金工作人員發來消息稱，他們經過研究最終決定先匯出部分款項，幫助牟源開始治療，相關手續隨後補上亦可。

穗星社工組織的工作人員為牟家送來了一些生活必需品；恤孤會會長特批的2萬元支票，亦送到了牟倫華的手上；其他的社工組織，也陸續開始接手對這家人進行錢物方面的幫扶。

宜借鑒港經驗 政府下放職能

釋放民間參與的可能性救助棄嬰是個系統工程，除了家庭盡責、政府加大救助力度、推行免費強制孕檢等方面，鼓勵民間團體參與，也是很重要的環。

目前，內地政策明確禁止民間機構收留棄嬰，導致一些有志於救助棄嬰的民間組織不得不在夾縫中求生，動輒就會被指為非法。在棄嬰救助上，目前內地的民間組織只能在發現、轉送、參與兒童福利院日常護理這些工作上着力，能量並未完全釋放。而兒童福利院等機構往往由於資源有限，在救助棄嬰方面時常顯得力不從心。

但在本港，棄兒保障工作已經完全社會化，管理遺棄兒童的社會福利署相當於內地的民政部門，它主要負責與香港保良局等社會民間慈善團體合作處理棄嬰問題。內地也曾有專家呼籲，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共同救助棄嬰，是一個很合理的配置。內地應該借鑒香港的成功經驗，政府下放一些職能到民間，共同合力做好棄嬰的救助工作。



■廣州棄嬰島停用，福利院對棄嬰行為進行實時監控。



■因沒有交超生罰款，無法辦理貧困證明，牟先生顯得非常無奈。



慈善接力 温暖人心



經本報記者多方奔走聯絡之後，諸多社會組織和機構開始紛紛介入了對病童牟源的救助。3月27日，由廣東恤孤會聯繫的南方電視台（tvsl）「兄弟連」欄目組來到醫院，對牟源一家人進行採訪，並在節目中呼籲廣大群眾進行捐助。

當晚22點時左右，碧心基金會5,000元的應急匯款，進入了牟倫華的賬戶，南方醫院聯繫了藥房工作人員開門取藥，23時，凝血因子針劑緩緩流入牟源的身體，身心疲憊的牟倫華在醫院的椅子上昏睡了過去。隨着電視台對牟家採

訪的播出，又有兩筆共計10,200元的捐款到賬。事件到此，有了暫時圓滿的結果，而病房中，看到希望的家家人，臉上也出現了久違的笑容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整個歷時5天的接力救助中，記者多次試圖電話聯繫廣東紅十字會尋求幫助，但其公佈的電話一直處於無人接聽或被直接掛斷的狀態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民間的公益組織表現出的快速反應、靈活處置，讓

記者由衷感到溫暖。

